

邂逅墙角的一堆糖果：

觀念藝術的視感體驗

A Pile of Candies: On Teaching Conceptual Art

邂逅

走进宽敞明亮的展览厅，随即被墙角的奇特作品吸引过去。多彩的糖果堆砌在地板上，闪亮的包装在灯光下映照着诱惑的光泽。细看下发现这是些糖果，看似随便地散落墙上。墙上的告示写着：“欢迎参观者自由索取。”

指示如此简单，不免令人有些畏惧与不解：不难想象，这件国际知名的芝加哥美术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里，怎会陈列如此普通的一堆糖果？在画廊内展览空间，这些糖果代表的意义又如何？这件作品的创作者似乎想藉由简捷的表现，传达某种讯息；但讯息却异常简明，然而在被这件作品吸引的同时，犹豫却步。毕竟，来到美术馆的参观者，不是被要求「只看不摸」的规则；墙上的笔记却告诉参观者任意尝取糖果。也就是说，不但这件作品可被触摸，还可被带回家。这若不只是一堆糖果，而是种艺术表现，它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站在宽敞展览厅的一角，终于决定伸手取糖果的那一刻，问题接踵而至：该拿一粒就好，还是可以拿数颗？拿了之后，可否在场内吃？若带回家呢？或是把回家当作一件艺术品纪念品供奉著？在光鲜一致的包装袋内是否都是一样的口味？有的又是另一种糖果？是这个创作者最爱的糖果吗？墙上的告示写着「无题」，却把某处又闪过这是一幅叫罗斯的人的画像—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这是罗斯最喜

欢的糖果吗？还是这幅名画菲利克斯（Felix Gonzalez-Torres，1957-1996）的创作者选择这种糖果，因为它是

最能代表他内心的罗斯？菲利克斯与罗斯又是怎样的关系？光看这幅图画这堆糖果要回答以上的问题，对一般的参观者而言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知道菲利克斯是德裔古巴移民到美国，专事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创作者，似乎对这件作品的了解也没有太大帮助。

解读

要探究菲利克斯的构想与这件作品的意义，可从两面著手：直接感官的体验和深度思考的沉溺。从第一眼的接触开始，这件作品便在刺激观众的视觉，同时也激励观众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在美术馆里看到糖果令人眼睛一亮，但在所谓的艺术殿堂中见到如此平常的物品，难免让人质疑：这
樣的東西怎能叫作藝術？就視覺設計的層面來說，展覽室進來的溫暖色彩和整體的色彩搭配，充滿了優雅的美感。雖然這可說是傳統雕塑品，但作者只拿現成的物品，沒有傳統雕塑家的木匠精神，所以作品的意象和傳統雕塑品的長輩或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反之，輕鬆甚至具鼓舞性的擺設，有別於傳統雕塑品只能遠觀的距離感，它是要讓觀眾主動參與這件作品的意義。這樣的表現手法，顛覆了美術館裡藝術品與觀賞者的傳統關係——從看到、摸到、開著 CURL 的感覺，甚至將糖果吃下，這件作品將一貫限於畫布的視覺經驗擴展延展，變為了全面的體驗，讓觀眾與作品真正「融為一體」。

如此一來，觀眾體驗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取悅觀者的感官娛樂，或只為顛覆傳統而為。進一步瞭解這種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身分背景，會發現藝術家的糖果，不但不是簡潔的藝術，更是當代歷史的見證。創作家菲利普是整個當代的糖果，因它是當代精神的，是藝術家最喜愛的口味。雖然大部份的觀者並不認識羅斯，籍由他們的眼、手、口的參與，菲利普讓觀者在取川與環境的過程中，體驗羅斯吃的糖果的承認。例如獲得對羅斯的認識，對於糖果的承認與「親密」的認識，這堆糖果更可視爲羅斯的體悟。因在非在時所給藝術家的指示下，裝方必須保持糖果的重量在一百七十五磅左右，也就是羅斯的理想體重。糖果的一堆糖果不但可當作羅斯的尊重「糖果」，也是個理想化的虛像，因為不必再取多少糖果，羅斯的「延伸體」等候創作家的一份，繼續與觀眾的參觀群眾作者嘗試與直覺的直接接觸，保持羅斯的理想體重，其實也是菲利普以食物被失眠奪走的多年愛。結合概念創作與深刻的情感的永恆紀念「糖果」，羅斯於一九九一年死於愛滋病併發症，死前病危通常會急速喪失大量的體重，親身目睹病患的悲哀，菲利普就是這一件作品，不但保存羅斯生前健壯的體重，更象徵性的象徵病魔，以光鮮多彩的糖果包裝留住羅斯的青春。透過這一件作品，菲利普進一步地，又象徵地將個人與親密關係具現化：觀者在取川糖果的過程中，不但通過品嚐羅斯喜愛的糖果而認識他，糖果的甜中帶酸，更是菲利普分享他們在一起多年、喜怒哀樂的體驗，也曾經戀愛的人能了解的親密感受。

允許觀眾拿取糖果的設計，使這件作品的多重意義延伸至社會歷史的脈絡中。讓觀者能分享糖果，分享藝術品，是菲利普顛覆藝術家的實際行動，挑戰資本主義社會裡「藝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及「藝術品僅限於收藏家擁有」的不成文規定。觀者拿取糖果的動作，表面上是菲利普與大眾分享他的生活；反過來說，這樣的動作亦可被視為對羅斯的承認。川流不息的觀眾持續侵犯羅斯的體悟（這些糖果），一點一點地剝蝕他的青春。大眾在伸手拿糖果、吃糖果的動作，其實也如同說出菲利普與羅斯的隱私：原本專屬愛滋病人才能獲得的糖果。在菲利普的創意設計下活動公開，觀者成了律師，不自覺地侵犯菲利普與羅斯這對同志關係。而這些糖果雖可代表生命的歡樂，鮮明的色彩與糖果卻也象徵著一種表象，因為人造的糖果有著一種糖果包裝，以極其簡單的科學；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糖果包裝的，其實是經歷愛滋病病痛，也是一份絕望，畢竟愛滋病仍是一個絕症。抗愛滋病藥物的英文稱為「AIDS cocktail」，即是指「雞尾酒療法」。但cocktail的原意是「雞尾酒」，這裡所指的雞尾酒四組必威的助威。鮮明的糖果所象徵的，是現有藥物的無力，只能有限的維持病患的生命，無法徹底根除愛滋病。在羅斯死後的一九九一年，呈現這樣的作品，更是菲利普對愛滋病疫情爆發十週年的記念，更是他對羅斯政府的評判。當國民黨在執政八年裡從未公開地說出「愛滋」這個名詞，相關的預算更大幅減縮，造成許多
導覽

牆上看似普通的一堆糖果，經過解讀後，變成了一件具有歷史與社會批判性的觀念藝術作品。看似簡單的既有成品（Ready-made）所蘊含的意義卻是多重且複雜的。而以上的解讀也不過是稍微探討作品的表面意義而已。雖然上述的分析只針對這件特定的作品，本文的目的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進階式導覽示範，建議美術教師嘗試以類似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與理解觀念藝術的作品及當代各種新的美術表現形式。筆者曾受聘於芝加哥美術館做導覽服務，常帶著觀眾體驗這一件作品，常看到的反應是：「有你這樣的導覽，我們就不用另請老師來解讀了。」然而，沒有你或你這類專家的解說，我們一般況下缺乏對藝術歷史與理論的認識，又怎能自己去理解這些所謂的觀念藝術或其他當代藝術呢？

美術教育工作者所接觸的學生，無論年齡與教育程度，其實也會有類似的反應。若缺乏獨立思考的訓練與習慣，一般人就容易以「這作品太難懂了」、「太藝術了」或是「亂做一通」、「我不喜歡」為藉口，避免進一步去分析與認識，說實在的，即便是專精於當代藝術的學者，面對一張所知的作品也不免縮手縮腳，甚至退避三舍。

本文簡短的導覽，並不足解讀菲利斯這件「無題」作品的正確答案。這樣的解讀提供與鼓勵的，就是多元的可能，甚至是直接的呼應，每個人對其意義的界定，都創因文化、教育、生活背景的不一，而互有差異。而扮演導覽角色的美術教育者，面對觀念藝術或當代藝術時應猶豫解讀自己的，便是所講解的內容及對这件作品的了解，都是個人專業的訓練與學養的後限。在對學生導覽的過程中，必須盡量讓他們理解老師本身的有限，更應強調作品的開放意義。不只是一般地推薦或一種標準的解讀方式，換句話說，要讓學生了解老師其實跟他們一樣，一開始指出這樣的解說作品也是充滿疑惑、懷疑如此普通東西的價值，如何得上是藝術品？同時老師要表現謙遜和包容的態度，一件藝術品的價值與意義，尤其是難解的當代藝術，是需要時間、經驗與研究才能明確的。當然，有不少所謂的「藝術品」並沒有深刻的意義，只是創作者隨興或體現當下之作；意義模糊的創作，經不起嚴密的分析與長時間的探究。但一般而言，觀念藝術最大的用意之一，就是挑戰一般人既有的思想，鼓勵觀眾透過作品的過程，反省個人對藝術、對社會成見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認識。如此的過程是需要時間的思索，需要反覆的觀看與重新體驗，才有所得；而老師所講述的，學者所撰寫的，也就是這樣的思考下產生的解讀作品的過程。

所謂的「展」當代藝術，應是師生共同參與與體驗藝術作品的過程，一起從感官的接觸與反應開始，循序漸進地探尋作品的內涵。教師可用探究式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從多角度再探一件作品的用意，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必須有並啟發分析探討的方向，教師在這個藝術活動中的任務便非指導，說明或一言堂，而是提出問題、製造辯論或懷疑的議題，使學生能從直覺、腦力激盪、沉思觀想……等多種方式對待當代的藝術作品。在上述的過程與討論之後，再提議閱讀相關學術著作及論點，研究作品的原作者創作的意圖、創作動機與歷史背景……等深一層的意義。如此，「糖果的近處」才有教育的價值。
Felix Gonzalez-Torres
"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 1991
candies individually wrapped in multicolored cellophane
ideal weight: 175 lbs
ARGB 0F1991-64

©The Felix Gonzalez-Torres Foundation. Courtesy of Andrea Rosen Gallery, New York